

# 盲人的春天

□云南昭通 雷华阳

春天，整个世界斑斓多彩。然而，有一群人，他们却看不见这最美的风景。

我一直在关注盲人群体，接触最多的是盲人按摩师。初春的一个周末，我到那家常去的盲人按摩店，还是预约了小李。

小李是个很开朗的人，今年三十三岁，做按摩师十多年了，手法很好。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按摩，小李感叹：“时间真快啊，又一个春天来了！”我好奇地问他：“你们是怎么感知春天的？”小李呵呵地笑着说：“我们是靠摸，比如我每天去摸门口花台上的树，它发出了细细的、嫩嫩的新芽，我就明白春天来了。”

小李喜欢和我聊天，我喜欢听他讲述盲人世界的喜怒哀乐，他喜欢听我给他讲他看不见的事物。我经常在按摩的时候听一些课程，我也会赠送给他一些课程，他手机的盲人系统有时会出故障，我常常帮

他整理、下载。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朋友。看出他们很渴望“看看”春天的景色，我决定带他们去郊游一次。

在樱花烂漫的时节，我带着九名盲人出发了。我们在一个樱花庄园里下车。他们个个都很兴奋，不用我搀扶也能够靠触觉自己上下车，自己感知到前面的路况及障碍物。有两位是能看见一点点光的，他们几位互相搀扶，几乎不用我帮助。我们走在景区里，其他人根本看不出他们和正常人有什么差别。

他们用手摸着路边的小树，轻轻触摸树上发出的新芽。其中一位叫“老吴”的盲人开心地说：“真的是春天来了，这些树上都发出了新芽。”我们来到了梧桐树下，他们顺着枝条摸到嫩嫩的芽苞后很惊喜地说：“哎呀，真的有新芽。叶子凉凉的、软软的，好舒服。”

我带他们来到了樱花树下，告诉他们：“你们头顶上有一片盛开

的、非常茂盛、非常美丽的樱花……”他们全都抬起头，深深地吸气，安静地闻嗅樱花的味道。有人喃喃地说：“哇，真的好香啊，这就是鲜花的味道。”

樱花树上有很多小鸟飞来飞去，发出了“叽叽喳喳”的声音。一个盲人打破寂静，尖叫道：“有小鸟的声音！”看着他们的笑脸，看着他们激动得颤抖的手，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希腊哲学家曾说：“仅仅用眼睛是无法看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的，只有视障者才知道要用心去看世界。”我原本想做他们的眼睛，想搀扶他们，想尽量把见到的东西说得生动。但其实，他们不需要太多的帮助和多余的话语，他们自己用心感受、触摸、闻嗅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永远对春天敞开的大门，春天属于所有人。

# 中文如海

□南京 伊歌

北京一位作家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中文，写道：如今，我还是着迷于中文，还是坚定地认为中文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语言。中文里充满人生智慧，其表现方式在所有地球文字里，独一无二。

看到这里，不禁莞尔。

按专家们的学术观点，不同国籍的语言自然没有是非之分和优劣之别。但专家们又说，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的差异又造成了不同语言在表达上存在显著的不同。譬如，西方人善于说理，故而语言富有逻辑性，中国人偏于圆融，于是语言往往充满禅机和诗意。

可见，各国语言好比春兰秋菊，虽无高下之分，但的确各有特色。

由此看来，这位作家如此颂扬中文，一方面固然带有以母语为荣的主观色彩，但，另一方面，也许他的所言，恰是客观地道出了中文的特点和优势呢？

业内一直有个共识，认为中文的特点是简洁而多义，扼要却模糊，老实讲，同为小说写作者，我是

完全赞同这一说法的。甚而，我还认为，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沉淀，使得中文的很多语词都深有意境，蕴含丰富。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中文在传情达意，尤其表达复杂、微妙、幽微的人性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故此，中文用以文学作品创作，更具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而且，仅就文字的美感而言，中文似乎也更胜一筹。

当年，西方电影《滑铁卢大桥》进入中国，面对这样一个直白寡淡的片名，如果原样照翻过来，中国观众恐怕买账的不多。后来改成《魂断蓝桥》，不仅比原名更具艺术美感，还因套用了中国古代发生在蓝桥上的著名爱情悲剧典故，从而使得片名顿时有了文化内涵。

还有更能说明问题的，国外语言大师的佳作翻译成中文之后，只要译者具有相当程度的中文水准，那么，原作的文字之美几乎可以原汁原味地保留。比较典型的，如波兰语言大师显克维奇的小说《你往何处去》，我读林洪亮先生的译作，深感极优美，读罢荡气回肠，且不觉得有任何翻译腔，仿佛这部小说原

本就是中文写就。

然而，反过来，我们看到了什么情景？中国的古诗词，那些美不胜收的文化瑰宝，一旦翻译到国外去，典型如英国BBC制作的《伟大的诗人——杜甫专辑》，用英文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那些诗篇，已经没有多少杜甫原作的文字美感可言了。业内同行也说，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当代中国一些小说家的作品陆续被推介到国外去，但究竟应该如何翻译中文小说中某些精细且意味深长的语词，依然是一个大问题。

正因如此，在中西方语言之间穿行多年的翻译界朋友才时有感慨，认为中文实在博大精深，别开生面，魅力无穷。

当然，或许会有人说外语中也有一些极其美妙的语词，恐怕中文同样翻译不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最好的回答是：用事实说话。不妨举出具体例子，看看中文究竟能不能搞得定？既然我相信中文如海，那么，我亦相信，语言高手一定能从中文这片大海里捞出与之对应匹配的那把钥匙。一时半会没捞出，只能说明功力还不够罢了。

# 豌豆青青

□湖北十堰 肖冰

这几日家中都有豌豆角，是妈妈在超市购买的，青翠欲滴鲜嫩的豌豆角3元每斤，剥开的豌豆米圆润可爱，赏心悦目。置以鸡鸭鱼肉，荤素搭配怎样都好吃。但我更喜欢原生态的农村味道。

记得儿时，豌豆旺盛的时候，各家的孩子背上篓子奔向翠绿的菜地，豌豆的生长形态各异，多是熟了，也有半开着白色花的。把成熟的大半熟的豌豆角掰下，装满篓子，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此时的风是微甜的，春天是暖的，辉映着我们无忧无虑的幸福岁月。豌豆角摘回家来，奶奶把它倒在大筐里和之前的堆在一起，有满满一筐。闲暇时分，我们坐在古老沉静的院落，享受着太阳温暖的光芒，不多会

儿，盆里就积满了豌豆米。在农家饭里，豌豆米下油翻炒只需加上盐就是美味，或者铺上米饭蒸煮，都是佳肴。而且这种享受是我们农人一锄头一锄头，一滴汗一滴汗创造的，没有吝啬，只有淳朴至善的美德，这种美德更是世代相传，滋养着我们的血肉和灵魂，让故乡的后代得以繁衍生息。

古往今来，豌豆的印记也是频频出现在文学中，古诗有“清妍豌豆小春花，路径一隅安做家。不与正宗争宠爱，甘心居野亮奇葩。”“野花朵朵路边开，豌豆清香扑鼻腮。美艳久违惊喜见，儿时情景眼前来。”谚语有“豆苗要整齐，种子在地皮。”“豆锄三遍响叮当，棉锄九遍白霜。”人们对它美和顽强的

自然风貌有着深深赞许。

几年前一位远游的研究生学子豌豆花开时节回到了我们这里，他喜欢豌豆花的气息，认为它与青春一样都是充满激情和芬芳的，就像他曾经的路虽然坎坷，但苦难和磨砺使他承受了青葱岁月的羁绊，得以成功成才。后来他的豌豆花的摄影作品还得到了“壮丽山河，美丽家乡”的大奖。我很佩服他的胸怀和气概，看到一份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豁达，也看到知识分子的热忱和担当，也突然有了别样的领悟。

人生之路无论如何艰难困苦，都不应该自弃。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清澈明朗地活着，人间处处是天堂。尽如春时那青青豌豆。

# 石锁之恋

□南京 吴月华

在全民大健康的热潮下，石锁这项民间传统运动成为南京风靡一时的体育锻炼方式。

石锁，是用整块长方形大青石凿制而成的器械，因与我国早期的横闩锁相似而得名。相传石锁起源于中国唐代军营，士兵常用石锁、石担子等锻炼身体，后流传于民间，演变为一项集力量、技巧、健身于一体的传统体育运动竞技项目，它是中国传统功夫的基本功夫。

南京人自古就有玩石锁的习惯。江宁从古至今多出能工巧匠，如果你到江宁区秣陵、淳化等街道的居民小区广场就会发现，设有石锁运动专区，这里的居民谈起石锁也是头头是道。毫无疑问，石锁文化在江宁俨然成了一道风景。如今“江宁撂石锁”列入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走近成山社区的石锁专区，负责石锁管理的老陈师傅告诉我，80斤以上的石锁称作大锁，40至80斤的称作中锁，10至40斤的则为花锁。用句行内话就是说：大锁练力，小锁练技，花锁练艺。这里为练习者准备了多个重量不等的石锁以供不同的阶段练习使用，而且还要注重左右手兼练。

撂石锁同样有着大学问，其

练习程序应由简到繁，由轻而重。大石锁则以练力量为主，既可一人单练，也可双人对抛练习。练石锁分为三种：花锁、双锁、对锁，男女老幼皆可练习。花样石锁练习时，石锁在身体前后穿梭，上下翻飞，让人目不暇接。竞技时两人、三人不等。一个人拿两个石锁锻炼身体，后流传于民间，演变为一项集力量、技巧、健身于一体的传统体育运动竞技项目，它是中国传统功夫的基本功夫。

南京人自古就有玩石锁的习惯。江宁从古至今多出能工巧匠，如果你到江宁区秣陵、淳化等街道的居民小区广场就会发现，设有石锁运动专区，这里的居民谈起石锁也是头头是道。毫无疑问，石锁文化在江宁俨然成了一道风景。如今“江宁撂石锁”列入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走近成山社区的石锁专区，负责石锁管理的老陈师傅告诉我，80斤以上的石锁称作大锁，40至80斤的称作中锁，10至40斤的则为花锁。用句行内话就是说：大锁练力，小锁练技，花锁练艺。这里为练习者准备了多个重量不等的石锁以供不同的阶段练习使用，而且还要注重左右手兼练。

现在的江宁人在玩石锁，在谈石锁，甚至有人在收藏石锁，这就是石锁文化。这些古老的气息蕴含人们的生活中，让石锁这一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与发扬。

# 难舍

□南京 吴其盛

搬家的时候，我那东一处西一处的奖状、证书被集中到了一起，成了弃之不忍、留之难办的“鸡肋”。

想想真是，这一份份记录无上荣耀的证物当初获得时是何等的激动和荣光？想不到时光流转后，竟成了没处安放的另类存在。

两难之际，我拿起那些曾经的宝物随意翻看起来，记忆的画面蒙太奇般一幕幕闪现——

这份蓝色镜框里的奖状是最早得到的。那是1979年我在工厂学徒满师的第一年，说起来只是个厂级先进生产者，可那时全厂表彰大会的同时，还别出心裁地组织起一支报喜小分队，敲锣打鼓地给每一位获奖职工家里送大红喜报。以厂文艺骨干为主的“送喜人”在离我家还有三四百米处就闹腾了起来，弄得周围邻居真以为我干了啥惊天动地的大事。锣鼓家伙敲到家门口后，大红喜报也赫然贴到了门上。

那次特别的激励好像大海航行带上的罗盘，为我以后的职业生涯指示了方向。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一直都在荣誉的光影中前行，厂里每年的各类先进评比，几乎一次不少地都收入囊中。

更多的，还是密会文学后，在社会获取的各种奖励。

这本大红证书是2011年参加由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作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诗意图·世界微型诗歌大奖赛”获一等奖的记

录。

1979年4月，我得到了一个参加南京市工人诗歌培训班学习的机会，三个月的专业学习让我更多地发现了一个不甘平庸的自我，萌生了在更大、更具竞争性的天地间实现自身价值的欲望。完成三年电大学业后，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开始专职从事文字工作，而私下一直不间断的诗歌、散文、艺术评论、纪实文学创作也渐进渐成，先后有作品在海内外多种报刊发表并且获奖。

在那次围绕“诗意图”的大比拼中，我的作品《鬼脸城》从五千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不仅在全市首先开河的地铁车厢诗歌大赛中灿然亮相，而且还在鼓楼市民广场大赛作品展和部分获奖诗歌现场朗诵中留下了珍贵的图像和声音；赛事期间，十多位获奖作者还应邀出版了个人诗集，我一本《心是一盏灯》位列其中……

每一份荣誉都能牵扯出一些故事，也许它们是陈旧的，但却蕴含着你的身影、你的步履、你的悲喜和哀乐。我知道，当我某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们也会化作一阵青烟消逝于无形，但这并不能成为我忽略其价值光亮的理由，因为它和我的生命精神同在。

基于此，我决定丢开舍弃它们的想法，先捆捆扎扎搬至新家，到时哪怕先堆着，也要给这些“多余”之物一席之地。

青石街

541号

投稿信箱:xinfukan2@126.com